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谿漫稿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青谿漫稿卷十一

明 倪岳 撰

奏議

禮儀一

一為禮儀事勑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

同殿異位情文具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

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
官張懋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
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
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
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
則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
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

祖為祖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追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為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

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于德祖皇帝室內以伺後殿之成此即所謂毀廟

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
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
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
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
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
恭遇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
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
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勑奉遷

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于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緣係節該欽奉勅旨會官議處來聞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西角門題奏本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是奉先殿旁近無宫室堪改別廟㸔還再議來說欽此欽遵成化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官議擬題奉聖
旨你每既考論明白准議欽此欽遵後於奉先殿之
東别闢門改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神主云

祀典一

一為禆補名教事禮科抄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
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悠久述六經以教萬世
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莫不尊崇而奉祀之以報其
功於萬一當時及門弟子得正派而分餘波者皆得

與焉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真實學術純正希蹤前哲
有功來學者亦得以從祀於廟廡用表當時崇儒重
道之意此典於名教所關甚大豈可苟哉臣嘗觀國
學及郡縣學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後之真儒有當
入者若蘭陵伯荀況言或近於黄老術實雜於申韓
身託黄歇不羞悖亂之人學傳李斯遂基坑焚之禍
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堯舜為矯飾以子思孟軻為
亂天下者是以程子譏其甚偏駁而朱子書為蘭陵

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也扶風伯馬融髡徙織士
糟粕陋儒黨附梁兾害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甘輕
賤而不羞既失於西第之作頌何補於東觀之校書
高堂絳帳沈湎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莊士
之矩是以當時正直羞稱而深見斥於趙岐也偃師
伯王弼唱和何鄧祖述老莊遺落世事以萬物為天
下之粗迹崇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清談之
獘流蕩人心傷敗風俗卒使人國家隨以淪喪而不

可救者此輩也成都伯楊雄以善惡混論性學識舛錯以安漢公比伊周志向昏謬雕蟲之技於道何關覆醬之物於世何補貪生畏死寧免投閣之嘲臣事新室難逃逆節之黨是以朱子莽大夫之筆大書為綱昭垂後世也之數子學失大本身虧大節有玷名教得罪聖門昔龜山楊時建議斥王安石不使配享孔廟而今之儒臣亦有欲黜楊雄輩者夫如是則此數子豈宜列諸從祀哉臣觀今之儒臣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文清公河東薛瑄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為國則不同講學與人同而為已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為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而忠信嚴正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英華讀書一錄實為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綽有明驗是盖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也昔洪武宣德年間嘗增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不列諸從祀哉

恭惟皇帝陛下講求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必於此辯其真偽別其純駁而使斯人知所向背取舍庶有以正人心明道化而無失如蒙乞勅禮部進與內閣大臣定議於可黜者黜之可入者入之則孔廟清名教正而斯文幸甚等因具題弘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聖旨這本所言禮部會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科道官詳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會議間又於禮科抄出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奏為考正祀典事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也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於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丈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

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

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専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

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
應鄧騭之名為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
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
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
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
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
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
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

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傳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

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語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

伐吳之際因斫瘞之讖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

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論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人及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

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

歟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之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

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守晝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林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祔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

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

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至

緦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

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翊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竝侑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或有甚焉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而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

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於學宫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来以顔子曽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顔子之父顔無繇曽子之父曽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

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别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

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
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
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
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
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
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
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等
因開坐具奏本年八月初三日奉聖旨這本禮部照

例會官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會同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王　闕　等謹按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
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
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子慎何休
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
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玄宗開
元八年始增孔子弟子十哲從祀二十七年追贈顔
子以下八十三人為公侯伯爵宋初增修先聖及亞

聖十哲塑像七十二賢及經師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皆畫像於東西廊之板壁春秋二丁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封左丘明等皆伯爵神宗元豐七年禮官言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聖人之道有益學者請自今春秋釋奠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詔如禮官議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汛掃前朝之陋俗丕顯隆古之文風定鼎金陵之初首即應天府

學以為國子監顧其隘陋擇地於雞鳴山下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今考學士宋訥所撰碑文有曰廟在學東亢以層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自經始以来大駕臨役者不一當時學士宋濂方被知遇任討論之責乃上孔子廟堂議亦欲罷七十二賢之祀罷漢唐諸儒之祀正顏無繇曾點孔鯉之祀上皆不從國子助教貝瓊乃作釋奠解末云聞有言于上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恐其惑人也故辯之

至洪武二十九年特從行人司左司副楊砥之請罷
黜揚雄從祀成化元年該内閣大臣議奏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
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
矣是以存蒙聖知沒賜美謚其為皇朝名臣夫何間
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黄直
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説尚未
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

以建言者為非愚則諛孰敢附和其說哉故以為瑄可無施行等因奉憲宗純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除揚雄先已罷黜從祀薛瑄難以再議外今議得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所奏其間考論固為明白但自貞觀肇興祀典以來歷代相承八百五十餘年中間經歷有宋名儒周程張朱數輩一皆尊禮未嘗斥議蓋自周室東遷世入春秋諸侯僭王夷狄猾夏陵遲至於戰國王道不明人

心喪失而荀況首明王道推尊孔子況六經之道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魏晉之間而馬融王弼之徒守其遺經專門講授故唐之諸經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蓋語其立身之節不無可貶語其羽翼聖學之功亦有可褒用其言固不可以廢其人大其功則當有以略其過庶幾瑕瑜不至相掩而筌蹄亦豈容盡棄也哉至於孔門弟子若以家語所書為得其實然朱子乃云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

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王肅所作是則家語之書未必真出於孔氏若夫司馬遷之作史記文翁之刻石室圖乃在漢武帝之時去古未遠未必為無據也今即一圖二書論之公伯寮秦冉顏何司馬遷何據而書蘧瑗林放申棖文翁何據而刻申棖申黨何以知其一人秦冉顏何何以知其字誤歷歲滋久莫之可考矧夫后蒼雖能明高堂生之禮然漢以二戴慶普三家立於學官而蒼之禮無聞焉宜乎貞觀不以附

於經師之列至於王通河汾之師道雖存而其於聖人之經固不免吴楚僭王之罪胡瑗蘇湖之教條雖立而其於聖人之道亦安望覃懷逕續之功遽欲躋之從祀固未敢以為然也迨若啟聖王叔梁紇泗水侯孔鯉各為廟以祀於闕里者舊矣今欲通祀天下而遂升孟子程朱之父則於禮為太過置無繇黙鯉於别廟而遂弗克預享孔子萬世之祀則於義為不及况宋儒洪邁容齋隨筆亦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爾或以荀况馬融王弼戴聖劉向賈逵何休王肅杜預功微過鉅疑於可黜殊不知朱子嘗因釋奠申禮部狀内備舉孔鯉孔伋左丘明賈逵公羊高荀况十哲兩廡諸賢考正位次亦未嘗一言論其非所當祀之意此非慎於闕疑則必志於從厚者也即今南京國子監乃我太祖高皇帝之所經晝至精至備廟庭之祀除黜揚雄外其他悉從前代之舊是則南京丈廟之制天下所當視效者也

太祖高皇帝之神謨聖斷萬世所當遵守者也且生乎千百載之下而欲究明於千百載之上誠為不易或者前代之所去取蓋必有深意存焉今皆不可得而知矣顧欲捨我聖祖崇文之盛典又將安所從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云監于成憲其永無愆所有文廟祀禮宜從其舊臣等讀書未至康成敢謂高議之能及所願則學孔子允惟舊貫之可仍緣係從祀重典及節該奉欽依禮部會官詳議來說照例

會官議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弘治元年八月初十日題奏本月十二日奉聖旨是從祀諸賢都照舊不動欽此欽遵

祀典二

一為釐正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題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封表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之神東封泰山為

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
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
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陜西
華陰縣又封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
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又封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
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
又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
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

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俱於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峯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

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
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應天順人奄有萬方建都金陵
視真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
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
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廣
寧若以為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
鎮在正北我朝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
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

今本州北嶽廟跡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封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為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為缺典臣非禮官考校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為釐正如蒙乞勑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為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趾去處修蓋北嶽之神殿宇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

修葺工完之日有司具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之
堅石竪之廟前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於此
行禮庶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
事亦可昭於後世矣等因具題奉聖旨禮部看了來
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考得北嶽祠事錄內附載渾
源州志一段云恒山在南二十里乃古北嶽也上有
嶽廟乃陶唐氏所建至舜時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
北嶽駕詣大茂山谷值大雪岩壑沍寒駕不能進而

遥祀之忽嶽廟之右飛一石墜帝前因名曰安王石乃建廟於大茂山又五載復廵狩其石飛於曲陽復建廟於曲陽今州之恒山有觀乃唐武徳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其言陶唐建廟帝舜遥祀事屬無稽飛石之説亦出諺語不足為據别無其他碑記可考止有本朝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一通内載渾源恒山為古北嶽粤自有虞氏受禪歲十一月北廵狩帝躬行望祀厥後飛石東遷卒建祠於曲陽歴代

因之永以為典於是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於渾源州者如此及考得禹貢内冀州恒衛既從註云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今真定府乃禹貢冀州之域周為并州地又爾雅河北恒註云恒山北嶽是也鄭玄云在上曲陽縣又文獻通考云漢恒山郡十八縣有上曲陽避文帝諱改曰常山又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

山在焉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祠祀五嶽四瀆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即常山郡之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於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縁舊制亦祭北嶽恒山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具載其事則曲陽之祀北嶽實非始於五代之際明矣至於元起朔漠正宜祀於渾源而至元以来代祀北嶽碑記仍在曲陽迨至國朝洪武二年正月内藏庫副使魏士舉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

北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祀著為常典列聖繼統有事必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是則北嶽之著於曲陽縣者如此及考得曲陽縣在隋為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為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者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北嶽恒山之神祀於曲陽歷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

聞碑誌無考曲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正謂此爾況今恒山實為畿内鉅鎮
孕靈已久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所據渾源州恒
山既為一方之望古跡間存復有洪武年間重修廟
宇但恐年久或至頹敝合無行移山西布政司轉行
彼處官司量加修葺春秋告報以時祭祀庶為兩便
緣係釐正祀典及奉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
擅便定奪謹題請旨弘治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於奉

天門題奏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

祀典三

一為正祀典事禮科抄出本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仰
惟陛下初登大寶郊天告廟又遍及古之聖帝明王
嶽鎮海瀆是即大舜類帝禋宗望山川遍羣神之意
臣於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欽承上命遣祭北嶽
恒山之神臣恐敬不足以接神明誠不足以答聖明有
孤陛下懷柔百神之意是以齋明戒懼不敢遑寧也

臣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不正則神人瀆亂妖誕所由興人心所由不正也故祭必有義君天下者祭古先聖王以其有功德於民也祭日月星辰以其民所瞻仰也祭山嶽河海以其利澤及人也祀典所載惟此族類考之祭法槩可見矣方今聖明御極欲其首正人心必先修明祀典不然則人祭非鬼神姦惑人君萬妖誕之說紛起欲天下務民義而正風化也難矣如蒙乞勑禮部通行天下有司除祀典應祭

者依例致祭外若神非其地者氣非其類者非有功
德於民者非天地之正者悉皆除去勿使惑人務效
狄梁公毀淫祀之法推西門豹投妖巫之心凡民間
拜天告斗修齋設醮假降邪神妄稱彌勒一切佯修
善事扇惑人心者嚴加禁約有犯如律若視為泛常
縱容不謹一體治罪於以正人心於以清風俗然朝
廷者天下之本欲正其末先正其本臣觀朝廷常祭
之外又有釋迦牟尼文佛之祭有三清三境天尊之

祭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有金闕真君之祭有玉闕真君之祭有金闕元君生辰之祭有神父神母之祭宫觀中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號之祀不可枚舉凡此皆異端茫昧之説祀典所不載者也夫人之所戴者一天而已漢儒鄭玄五天六天之説乖謬不經況此黄冠之徒諸天諸君之號豈不尤為妄誕天有二日且不可豈復有如是之多天哉借曰有之不郊而祭則為瀆瀆固不可也如知其無徒然而

祭則為妄妄亦不可也昔秦漢四帝五時諸神怪荒
惑之禱祀非此類乎如蒙乞勑禮部於諸宫觀寺廟
中此等不在祀典非禮之祭逐一查出盡行罷去及
一切逢七逢九之齋清醮火醮之類通行禁止如此
則朝廷正而天下無不正矣臣今與祭祀之事故言
及此冒干天聽不勝竦懼之至等因具題該通政司
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於何
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如今應否祭祀明

白来說欽此欽遵會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謟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

降乃多淫祠歴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
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
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
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
神號一體改正歴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
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以禮事神之
意其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有司毋得致
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内一款凡私家告天拜斗焚

燒夜香燃點天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清詞誄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又一欵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切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於千古垂至戒於萬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

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為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絶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外凡有一應

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非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經奏勘不合祀典者即係淫祠俱各查考盡行革去僧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於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並皆停免中間有經累朝崇建難於輙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殺

其禮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於祀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於治道誠非小補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其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緣節該奉欽依禮部會官稽詳明白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

計開

釋迦牟尼文佛

三清三境天尊

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並列之失其

指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

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眀之死則眀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沙漠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為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邇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

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
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
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
合祀典今議得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
罷免
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
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
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

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為
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
即今朝廷宫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
紫微殿一所於大徳觀之東設立大帝之像每遇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
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
幽禜祭星之文祖宗以来每歳南郊大祀内壇已
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

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

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宫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来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

梓橦帝君

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橦神姓張諱亞

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劒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橦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禄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舊有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

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橦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殊與梓橦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祠者亦令拆毀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

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

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號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温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

大小青龍之神

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爨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别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二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勑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

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

薄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覺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龍之怪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

東嶽泰山之神

謹按圖志東嶽者魯之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黄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

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宫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鎮嶽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内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

北極佑聖真君

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元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為淨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祕東遊遇天神授

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内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内外官

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嘗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喜齎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喜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搔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宫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真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

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照南京洪武年間以來事例以每年三月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羞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賫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内外官員領勑在彼一應供奉之禮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領辦給散道士濶白綿布二千

四百疋潞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祀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斤雖稱送用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令民力憊敝亦宜量爲裁減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祀不替而國用少節矣

崇恩真君

隆恩真君

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虚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

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宫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辰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

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玨顧綸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毁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宫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録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仍乞勑内府各該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

矣

金闕上帝

玉闕上帝

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建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

十有五年適遘疾弗瘳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守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户洒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宫正統初年重新宫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

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靜上帝逓年以来每月
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
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
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雲龍朝服近又加以
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
換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
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於閩
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

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凟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至於袍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其費已為不貲又每每差遣内官前往福建齋送道路搔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建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有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

若以有廟無祭為嫌則於二真誕辰各遣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户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録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焚化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為定例

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黄袍服責付本宫庫内收貯仍行内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製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禮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

神母元君

金闕元君

玉闕元君

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

徐二真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
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田氏仁壽仙妃配
許氏助順仁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國朝永
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
妃陶氏恭靜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
十二年神父加封髙上神主慈悲聖帝神母加封
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靜元君
又有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

冬至俱遣官祭祀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吳國之臣專權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况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年間初封者為正以後增加及一切祭祀俱各革罷

京都城隍之神

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黄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祭祀夫廟祀

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比與天下府州縣城隍之祭不同所據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合罷免

前件奏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只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燬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

年差官一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乾隆御覽之寶

青谿漫稿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谿漫稿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克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青谿漫稿卷十二

明 倪岳 撰

奏議

災異二

一為地方災異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鎮守陜西御馬監太監歐賢題據臨洮府河州申據槐樹等里民人楊林等說稱地名重臺原大苦水

山於弘治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酉時分風雹大作雷聲震地夜至三更山崩聲響如雷將民趙周家苗麥地一百餘畝壅墜無存山上平原地陷有聲少間復作三日方止至二十八日紅石崖中湧出大小泉眼難以數計後有知州董循親詣彼處差人量得裂壆斜長四百五十步深淺不等大泉三眼俱濶三尺二眼俱濶二尺小泉無數本山相離黄河約十七八里山下石邉舊有苦水泉一眼平日居民汲食今湧泉

眼在左源清流濁而味甘與舊苦水泉相對水道衝成大溝自北流入黄河等因備中到臣照得廵按監察御史劉鳳翔出廵不在會同廵撫右副都御史蕭禎議得前項地方極臨邉境番夷在其西達子在其北今天變示警雷震而風雹作地道失寧山崩而水泉湧災異之見必有所自臣等各加修省外縁係地方災異事理具題又該廵撫陜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禎亦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

抄送司案查先該鎮守四川御馬監太監張善題稱順慶府蓬州儀隴縣弘治三年三月十八日申未時分縣治東北方有紅白火焰長三丈有餘流至正東約有六十餘里良久方落其響如雷越嶲衛自弘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地震以後或一月内震一二次或間月一震今及一年有餘弘治三年二月十九日戌時忽有聲自西北來地勢搖震一次至二十日丑時震一次寅時震一次午時大震一次房屋震響嘉

定州洪雅縣本年三月初七日戌時分地震一次從西至北而去響聲如雷及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鼐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俞俊俱題前事及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懐題稱直隷密雲中衛地方弘治三年六月初九日未時忽見東南西北兩處俱起烏雲騰空相接當刮猛風隨下夾雹大雨將關西大水窪山上鋤地耘草軍人周牛子男婦一十一名口俱被圍隔在於山坡不能脫

走初下雹如雞子後如盌口及下大氷塊將周牛子等打死不及一箇時辰山水從半山坡泛漲湧高一丈雹塊積厚三尺有餘致將各人身屍衝去無存及將各軍餘所種田苗盡行打壞連地衝塌及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鄒魯亦題前事續該直隸常州府知府華仲賢等奏稱武進縣地方於本年五月初七日戌時初二刻忽然猛風雷電大作頃刻天降氷雹形如雞卵大小不等從東南起往西北方至戌正四刻纔

止并該鎮守陜西御馬監太監歐賢題稱靖邊衛於
本年六月初一日未時分從西北方忽起黃風一陣
天地昏暗與夜不分時間變作紅光似火至酉時分
方息又題稱岷州衛弘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正
五刻自東南方起地震連復二次聲似雷鳴至西北
方止鞏昌府寧遠縣亦於前項月日地動如雷從西
北起搖動房屋往東南去訖及鎮守陜西後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周璽巡撫陜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

禎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鳳翔各題前事續該總鎮兩廣内官監太監韋眷題稱廣東廉州府弘治三年六月初三日戌時分本府地方自西北方起震動有聲如雷往東南而去動搖軍民房屋城市鄉村軍民人等大為驚疑及鎮守兩廣總兵官征蠻將軍伏羌伯毛鋭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秦紘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葛嵩各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本部為照各官所奏別無施行已

將抄詞立案外今該前因緣先後各處災異迭見不止案呈到部看得陜西靖邊衛黃風昏暗變作紅光四川儀隴縣紅白火焔聲響如雷直隷密雲中衛及常州府武進縣又於盛陽之月一則雹如盌口致傷人命一則雹如雞卵風雷大作此皆天道之見異也陜西河州地方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岷州衛及寧遠縣四川越嶲衛及洪雅縣并廣東廉州府地震有聲或間月一震或連日四震此皆地道之失常也考之

傳記以雹為沴氣為陰脅陽以迅雷風妖怪雲變氣為失政以山崩為陰乘陽以地裂為陰背陽以地震為越陰之職專陽之政古之惟此災異者或夷背華或小人害君子或民生失常業皆歷歷可考恭惟陛下自即位以来内修德政外溥仁恩宜乎和氣致祥災異消弭夫何今歲三月至六月災異之大疊見層出如此豈非天心仁愛陛下時出災異以警動之也歟宋臣胡安國有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

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也必矣伏望陛下以天下猶一身視四海為一家不以災異為在天之數而必反之躬行益修在己之德益勤萬幾之政水旱為殃則思賑恤以全民命奢侈靡費則思節儉以省民財服食器用不越乎常土木興作不萌於念任賢使能聽言納諫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以消天變以迓天休以保承平之業以延靈長之祚臣等亦當省躬思咎協力祇承期名至和用回天意况陜西四川

廣東密雲等處俱臨邊境各官奏内雖稱痛加修省猶恐徒事虚文合無仍行各該鎮守巡撫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衛所等官務要竭力修政凡事有便於軍民者即為舉行有害於軍民者即為改革葺理城垣操練軍馬整飭邊備以防不虞如或視為泛常因循怠忽致生邊患責有所歸緣係地方災異及奉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三年閏九月初五日具題本月初七日奉聖旨是欽

此

災異

一為災異陳言事查得弘治六年正月起月日不等遼東定遼等六衛地方陜西甘肅山東兖州府嶧縣陜西渭源縣寧夏遼東蓋州衛山西文水縣陜西秦州禮縣直隷大名府元城縣河南開封府山東兖州東昌二府濟寧濮州東平鄆城曲阜平陰東阿鉅野等州縣宣府懐来隆慶二衛陜西行都司四川茂州衛

廣東海陽縣山東郯城縣直隸滁州各處地震或有聲如雷如鼓或搖動房屋樹烏多至四五次其餘如廣西梧州府岑溪縣三月初九日忽聞震雷卒然大風一至暴雨隨来下雹如椀大或如鵞鴨雞卵或圓或三角下地堆積山東莒州沂水縣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雷電風起後降氷雹大如碗口小似鵞卵平地積有四五餘寸將馬泉等一十六社大小麥黍谷苗葟打折枯亂遼東五月二十四日戌時分見天上一

星紅光照亮從西南往東北去有聲如鼓鳴響薊州
閏五月十四日忽被風雨暴作雷聲大震震死人馬
牛隻抜去柳樹房屋田苗等項山西太原府石州六
月初五日天氣晴明忽聞空中天響二次有聲如雷
福建地方自四五月間福泉漳汀四府被雨水漂蕩
民居渰沒田禾七月初三日福興泉三府狂風暴雨
走石飛沙致將城樓及大小衙門損壞次日溪水泛
漲推倒橋路渰蕩民居死傷人畜不可勝計陜西寧

遠縣七月二十四日東南天鼓鳴響一聲如雷山西潞州長子縣八月初七日西北起雷雲氣黑隨降驟雨風雹河南南陽府桐栢縣九月初九日空中有聲如雷響湖廣行都司鄖陽衛十一月十五日降雪起至十二月初二三日兩夜俱至三更時分雷震有聲電光閃耀至本月初七日纔方雪止平地約有三尺餘深軍民頭畜凍死者不知其數直隸九江衛自十一月中旬以来逐日風雪猛作十二月初一日夜三

更時分雷震電掣至初十日風雪方止河南汝寧府十二月初一日丑時初二日戌時初四日子時雷電交作隱隱之聲若在西南百里之外且大雪連旬積地三尺有餘直隸真定府阜平縣十二月二十日忽從西北起地動有聲如雷隨即天鼓鳴直隸安慶府懷寧縣十一月初旬霪雨大雪連月傾降氷雪堆積樹木多被倒折頭足牲口凍死迄今弘治七年正月初間大雪尚未息止江西九江南昌等府自六月以

後陰雨連綿洪水泛漲將軍民田地房屋多被渰没至十一月以後風雨大作江水不退十二月初一夜雷電異常連下大雪氷雹將城市山林樹木枝稍一槩凝結氷凌盡行壓折頭畜倒死房屋壓壞道路阻塞百物騰貴南昌撫州等衛所雨雪連綿寒風凛烈城垣門樓等項凍結氷凌破碎倒塌湖廣武昌黃州岳州等府并所屬興國等州江夏等縣自夏至秋水旱相繼至冬十一月中旬以来天色陰晦雨雪連綿

至十二月初一日并初四日夜雷聲大震電光閃爍
兼且狂風密雪晝夜不止草木摧折河道凍結舟楫
不通百物騰貴軍民凍餒甚不聊生牛畜倒死不計
其數及大冶縣民患疾疫者尤多巴陵縣猛虎入市
驚人害物及漢陽等府安陸等州荆州等衛所亦於
前項月日雷電雨雪平地雪深三尺低窪去處堆積
陸七尺人畜凍死未可數計直隷和州十月終旬以
後雨雪連綿至十二月初二日夜四更雷鳴有聲風

雨大作至初四日方止圩陂河塘俱被渰漫直隸鳳陽府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後連日陰霧四塞雪霰交集不止至十二月初四日子時電掣有光雷鳴有聲各該鎮巡等官題各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竊惟災異之來自古以為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警告之人君仰承天意恐懼修省則天意可回災異自弭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盖人君一心上

與天通一念轉移之間則天心眷荅捷於影響不可
誣也今天災不時地道靡寧民力日困意外非常之
變所不可測況廣西廣東貴州各處苗賊作亂迤西
土魯番黠酋猖獗迤北達子不時竊入刼殺人畜報
無虛月而鄖陽一帶山中流移所聚貽害尤深以至
山東河南北直隷地方連年饑荒民不聊生京城之
内强盜屢發此臣等夙夜警惕憂慮而靡寧者也仰
惟皇上紹祖宗之統膺天人之託臨御八年肅恭一

德頃因水旱為虔齋心露禱降詔求言遇災知懼轉
異為祥雖商高宗周宣王不是過矣但常年災異或
日或月一見者有矣未聞有動經旬月之久或郡或
邑一見者有矣未聞有連亘三四布政司之廣是則
即今災異之來疊見而駢臻豈非上天仁愛之心諄
切而懇至若復視為泛常誠恐重貽憂患伏望皇上
竭畏天之誠盡弭災之道念慎修思永之謨體剛健
不息之德勿謂天災由於有數而遂忘警戒於無虞

勿謂人情樂於宴安而不防禍亂於無迹于焉屬視政之勤溥恤民之恵察衆論交陳之事而從所當從究一人私獻之謀而拒所必拒賢者可用即用而不為間沮不肖可退即退而不事姑息每遇災異之奏反覆警省于中不使行事之或渝務俾人心之允愜如此則天心昭格而沴氣可消天眷永隆而祥應畢至矣再念臣等本以疎庸叨承任使雖各勉馳予鴑鈍無以仰裨於聖明顧此災異之相仍實皆臣等不

職之所致伏候罷黜以示戒懲頃者伏聞皇上積誠祭告益厪宵旰之憂虛心聽納遂有條陳之命幸此求言之日敢忘獻替之忠謹會萃一得之愚别條為十有六事上塵睿覽少効微誠倘蒙天地之德曲賜於優容即臣等犬馬之私圖報之萬一也干冒天威不勝戰慄緣係災異陳言事理開坐謹題請旨

災異八

一為嚴修省以回天意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照得弘治

六年八月初九日申時分忽見西北方黃雲湧起雷電交作須臾雨雹驟至大者如彈丸小者如栗棗平地壅積久而方止人民莫不驚駭田禾所傷必多似此災異誠為罕見案呈到部臣等謹按春秋書大雨雹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書大言為災也凡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者戾氣也劉向以為陰脅陽之象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及思今年自冬及夏亢旱

為災由夏及秋蝗蝻大作即今河南山東并直隸大名等府地方俱各淫雨過時河流潰溢田禾盡皆淹沒人民不免流移茲者雨雹之作不於他所而於京畿之内不於他時而於秋成之時稽之往牒尤非小異仰惟皇上纘承大統宏恢治道近因天時亢旱積誠露禱降詔求言勵精圖治罔有不至天下仰戴聖德蓋雖堯舜之敬天勤民不是過也所宜天意昭格和氣致祥夫何秋成之初復有雨雹之異此實臣等

不能仰宣聖化俯恤民隱玩愒廢事因循不職所致

夙夜驚惶無所逃罪然竊伏思念上天仁愛之心所以儆告於皇上者亦未必無深意焉伏望皇上仰答

天心益加寅畏深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如恤民矣而或征求之未息寬刑矣而或枉抑之未伸節財矣而或侈費之未除任賢矣而或倖門之未杜聖學勤矣而或未免作輟之時言路闢矣而或未盡聽納之實或讒邪之肆行或陰小之冗進凡此有違乎

天意無一不可以致災必兢業以圖回庶於事而有濟仍乞勅兩京文武群臣協力祗承痛加修省益竭忠藎之誠用佐聖明之治務臻實效毋事虛文庶天意聿回和氣協應矣緣係嚴修省以回天意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六年八月十一日本部尚書倪等於奉天門題奏本月十三日奉聖旨是弭災之道朕當自行文武群臣各宜痛加修省勉盡職務用回天意毋得視常怠慢欽此

災異

一為災異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陳祖生等題據太廟神宮監孝陵神宮監南京太常寺守衛皇城各門并裏城正陽等十三門各該內外官員呈報弘治七年七月初三日風雨驟急吹落殿宇廊廡厨庫明樓碑亭城樓等處琉璃吻獸㚷帶飛仙勾頭筒瓦及裏城上堋塌鋪座等項并吹倒各處椿栗松栢冬青等樹各呈到職

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子太傅成國公等官朱儀等親詣所呈去處相看是實除裏城鋪座等項先行南京工部等衙門相計修理外其太廟社稷壇吹倒栗栢梧桐等樹六十三株孝陵殿前外面并金門外碑亭兩邉及外牆地方吹倒枯朽椿栗并松栢冬青等樹六十株天地壇吹倒枯朽松栢等樹二十三株山川壇吹倒枯朽松榆等樹四株并各該殿宇等處吹落琉璃吻獸埀帶等件俱合擇日祭告起除修理等

因具題又該南京守備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儀等亦

題前事俱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

已經案呈移咨工部徑自具奏修理起除及本部又

經具奏遣官祭告外查得弘治七年自三月以來月

日不等甘肅遼東宣府并山東福建雲南四川等處

地震或有聲如雷或震倒城牆房屋壓死人口遼東

大風吹倒城垣房屋天色黑暗吹落黑穀蟲滿地大

如蒼蠅自正月至五月無雨以後霪雨連綿渰沒禾

稼山西天鳴有聲白日有星如盂散為五塊又有火星一塊如斗墜落化為白氣河南白日有星如斗零散而隕有聲如雷又有星大如轆軸赤光隨之宣府白日有星如斗落地有聲化為白氣四川瘟疫盛行長寧等縣病死男婦三千餘名口南直隸蘇松等府縣狂風大作驟雨傾注平地水湧丈餘坍塌官民房屋二萬二千八百九十餘間城垣鋪舍五十餘處渰死人口二百八十三名口海潮逆湧江水泛溢要行

祭告江海之神等因節該各處鎮守廵撫等官太監傅德等都御史馮續等各具題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類奏間又查得鎮守浙江等處太監張慶等及廵撫兩廣等處都御史閔珪等各奏報浙江湖州等府縣天雨連綿晝夜不息大湖泛溢田圩盡被渰沒江西南昌等府縣霪雨連綿江湖泛漲低處水深丈餘高處亦深五六尺居民房屋橋梁圩岸俱被浸壞城垣公廨亦多傾倒湖廣武昌等府州縣天雨

大降晝夜不止洪水泛漲四望無涯軍民房屋俱被渰沒城垣公廨等項俱被崩塌通衢撑駕小船老幼搬移山林廣東肇慶府洪水入城渰沒城垣官民公廨倉廒房屋等項廣西柳州等府縣江水泛漲低者一二丈高者丈餘崩坍城垣衙門公廨漂流軍民房屋等因前来今又該前因案呈到部臣等謹按傳記有曰狂恒雨若蒙恒風若又曰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流星晝見民災兵動又曰陽伏而

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又曰百姓愁怨陰氣盛則爲大水竊照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甘肅宣府遼東雲南皆邊方重地其河南山東山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南直隷皆藩屏要地也然不過六七月而各官所奏災異如是之多而又遠近相同彼此互見揆之往牒亦所罕聞且春秋之時何時也歷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書災異一百二十二事惟日食者三十六螽災十大水九不雨七地震五其

他如星隕大雨雹霜殺菽大旱之類不過一再見而已是則災異之來層見疊出所害者大所及者遠誠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伏惟皇上纘承大統勵精圖治端拱清穆聖德日隆所宜天意昭格和氣致祥而災異之多如此實臣等瘝曠廢弛不副委任所致但竊念災異之頻繁足見天心之諄切若不痛加修省猶如泛常誠恐變生不虞猝難救藥伏望皇上惕然致警於中赫然修正厥事不以道已至而少止不以

政已修而或怠益勤聖學以體天之剛健益廣言路以憲天之聰明崇儉約節賞賚以裕財戒姑息嚴刑罰以懲惡信賢斥佞以正朝廷選將飭兵以壯邊圉罷非額之征科以恤民窮停不急之工作以甦民力杜塞倖門捐除冗費凡此修為於人事庶幾仰答於天心臣等兩京文武羣臣亦須各竭乃心各恭乃職振廢弛而革因循厲廉勤而黜私慝務俾百度之惟貞不使一事之或舛期交盡乎修弭之實用少裨於宵

旰之憂本部仍行各該鎮巡等官通行所屬痛加修省勉立事功體有備無患之言謹防微杜漸之戒於凡除貪去暴緝盜詰姦招徠流移賑贍貧困必協上下而舉行務底遠邇之安妥若復視常怠忽罔知警省脫致疎虞責有所歸緣係災異及節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七年九月初十日具題次日奉聖旨是欽此

災異

一爲邉方災異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欽差鎮守寧夏地方内官監太監張僩題據陰陽總甲徐寄中呈據陰陽人沈淵等呈報弘治八年三月十六日卯正三刻地動無聲從西北方起至東南方止本日酉初一刻地震無聲從西南方起至東北方止又據本役呈據陰陽人顧得報稱本月十九日早子正三刻地動無聲從西北方起至東南方止又准分守西路左叅將都指揮同知韓玉手本開據寧

夏中衛申據陰陽總甲李景榮呈據陰陽生仲通報
弘治八年三月十六日卯時五刻本城地震有聲從
西北方起往東去訖又報本日申時六刻地震有聲
亦從西起往東去訖又據石空寺堡管屯鎮撫楊浩
呈本日辰時分地震聲響如雷將本堡大城樓搖損
并樓下券洞外門券洞搖倒及將甕城大城角樓子
城腰牆震倒數多軍餘房屋亦倒五十餘間壓傷男
婦王貴等七名口又據提調墩臺鎮撫李昂呈本日

申時分地震搖倒永豐墩并分水嶺墩將卑職并墩軍王榮孫等打傷又據鎮邊營哨備千户萬立呈據定西墩爪空夜不收柴馬兒報本日申時分地震將本墩東空邊牆搖倒三十餘丈又據柔遠堡管屯百户蔣泰亦呈本日申時分地震搖倒大城并腰牆數十餘丈又據提調墩臺千户李昊呈本日辰時分地震將大寺墩石空寺墩平烟墩雙峯兒墩瞭望高樓腰牆空洞俱各搖倒黄沙外口墩震倒天棚打傷夜不

收墩軍李伏住等四名各墩空内搖倒闕牆一百餘丈又據協同分守西路廣武營署都指揮僉事孫鑑呈據大佛寺南墩夜不收張七報弘治八年三月十六日辰時分地震有聲將本墩北邉空牆栥頭搖倒一處約長二丈本營亦於本日辰時并申時分地震二次本夜一更時分又震一次四更時分連震二次十八日申時分又震一次本夜三更時分又震一次四更時分又震一次十九日寅時分又震一次俱各

有聲等因各開報前来隨據寧夏中衛亦申相同得此臣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孫仁總兵官都督同知李俊副總兵都督僉事盧欽議得陽主動陰主靜地道屬陰本宜靜也今寧夏城連日震動三次中衛并廣武營地方連日震動數次聲響如雷搖倒城樓券門墩臺邊牆壓傷軍餘人口則是陰與陽亢乖異之象況寧夏地方孤懸河外密邇邊境或為夷狄侵犯之兆是皆臣等不職所致除各痛加修省及行所屬

修省整兵秣馬加謹隄備外緣係地震事理等因具
題又該鎮守寧夏總兵官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李
俊巡撫寧夏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及巡按
陝西監察御史李瀚等亦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
道欽此欽遵又於內府抄出欽差鎮守遼東御馬監
太監韋朗題據遼東都司呈准提調長營等堡都指
揮同知鄭雄咨據鎮東堡守堡指揮回鵬呈弘治八
年三月初五日午時分偶作狂風揭起各軍房上草

苫遮天黄黒對面不聽人聲忽見東南火星一塊大如小斗飛入堡内在軍人李安房上引起火煙正燒忽被火星突至管隊千户李端房又跳在百户洪傑房并跳東官廳及正廳預備倉燒毁糧石盔甲等件又飛入本職房内燒出往北而去風火相交四散齊燒滿天通紅官軍不能救護等因又據馬根單堡指揮劉本呈該本堡廵風委官千户康能禀報本年三月初五日午時分被軍人劉撒只妻康氏在家煑飯

走失火燒本家草房陡起狂風旋刮斗大火塊飛落
官軍草房焚燒火勢猛勇不能救護將倉厫一連焚
燒上蓋米豆一層及查起火縁由委係軍人劉撒只
妻康氏煮飯失火是的又據守長勝堡指揮康泰呈
本年三月初五日備管隊千户劉清等隊瞭火軍人
姜牛兒等報稱本日未時分忽見堡南外有火一塊
如斗大相似落入城内狂風猛作隨即滿堡燒起不
能救護致將公館倉厫官軍營房人馬燒毁死傷等

因備呈又據委官廣寧左衛指揮羅綬呈蒙廣寧備
禦都指揮白欽差本職親詣廣寧右衛地方白土厰
大臺審據通巡千户杜宣呈稱本年三月初八日夜
被守瞭本臺坐更軍人于留兒報稱本夜輪該留兒
直三更見得本臺旗竿二根頂上火起高至五寸至
半更時分方滅旗竿不曾燒毀等因備呈到來臣會
同鎮守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李杲巡撫遼東贊理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岫議得前項各堡同日

一時被火燒毀公館倉厫米豆官廳并官庫軍營房死傷人馬軍器等件及廣寧右衛白土廠地方墩臺旗竿二根一時火起揆此災異實由臣等濫膺重寄不能撫安地方修舉邊務以致示戒不勝戰慄除痛加修省勉盡職業并行屬一體修省嚴飭兵備及差官踏勘至日另行外緣係火災事理等因具題又該鎮守遼東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岫亦題前事

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及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張天衢亦題事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
出通送到司查得弘治八年自正月以来山西陜西
并浙江等處月日不等該鎮巡等官俱各奏報災異
或地震雷鳴或狂風暴雨等因具題俱奉聖旨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今又該前因案呈到部除各處奏報
災異另行外照得寧夏遼東乃邊方重地密邇敵境
而防禦之策不可不嚴漸遠王畿而藩屏之責不可

不盡今寧夏各處連日地震遼東各堡同日火起有駭舊聞誠為異事考之傳記有曰地陰也法當安静陰盛而反常則震又曰火陰之變也夫華夏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比來各邊奏報聲息月無虛日其言捉去墩軍殺傷邊軍無處無之然則天降災異如此得非夷狄或有侵犯而變將生於不虞將領未盡得人而兵難保於無失究言其故關係非輕若非人事之聿修焉致天心之昭格各官奏内雖

稱修省恐是虛文伏望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各
邊地坊之重乞勑兵部備行寧夏遼東及各邊鎮巡
官員通行所屬務要痛加修省勉立事功思有備無
患之言謹防微杜漸之戒除貪去暴緝盜詰姦革背
公徇私之心除因循怠惰之習高壘深溝養威蓄銳
以示我之有備蒐練軍徒精利器械以示我之可用
務俾氛祲潛消疆圉寧謐其間如有貪殘害衆之人
怯懦悞事之輩亦宜指實奏聞罷黜一二他凡可為

之事悉宜協力以行若復視常怠忽罔知警懼脫致
跡虞責有所歸如此庶邊防必致於完固而災異可
冀其消弭矣緣係邊方災異及節該奉欽依該部該
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八年五月
初七日具題次日奉聖旨是欽此

災異十二

一為修省事先該禮部題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恪并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鄭惟

桓等各題稱長沙善化二縣備開地方草木之妖本部查得弘治八年自正月以来月日不等各處奏報災異除寧夏遼東地方奏稱各處連日地震各堡同日火起有駭舊聞誠為異事已於本年五月内題准行移兵部備行各邊鎮廵官員通行所屬痛加修省外其居庸關宣府山西山東四川陜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等處并直隷鳳陽常州太平淮安安慶池州等府所報地震等項災異本部議得各處災異之多

且地震至於有聲雨雹至於殺人四月嚴霜又至於
殺穀兩湖廣長沙草木之妖菜發異花樹生異實此
皆世所不常見之災恐致人所不能測之變伏望皇
上惕然致警於中赫然以正厥事廣求致災之由以
盡弭災之實臣等兩京文武群臣亦須各竭乃心各
殫乃力勤臣職以奉朝章修人事以回天意期交盡
乎修弭之道用少裨於宵旰之憂凡事關乎治理聽
條奏以舉行本部仍行各該鎮巡等官通行所屬痛

加修省勉立事功務俾地方之敉寧無致人民之失所若復視常而玩愒所在或至於疎虞國典具存罪亦難逭等因具題奉聖旨是弭災之道在修人事事關朕身的當自舉行爾兩京文武群臣并各處鎮巡三司等官尤當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共回天意無事虛文欽此欽遵臣等本以菲才叨居重任致災召沴受譴實宜仰荷聖慈俯垂寬貸伏聞修省之命益增悚懼之憂竊惟天道之有乖違必因人事之有缺失

或政令之施行無叙或生民之困苦無伸由是災異荐臻實為邦本所繫是故窮民不可不恤則輕徭薄斂所當先疵政不可不除則布德施仁所當急尤必法不泥於貴近事無忽於細微崇儉以裕財必須止無益之費弛征以節力必須罷不急之工庶民生之少安斯天心之可格臣等各因職任所及有於治理相關少陳一得之愚上瀆九重之聽伏惟皇上遇災知懼宵旰憂勤察螻蟻之微誠乞留神而採納俾涓

埃之小補得畢力以秪承但致一事之修必有一分之益生民幸甚天下幸甚謹以條奏事宜三十二件

畫一以聞臣等無任隕越俟命之至開坐謹題請旨

青谿漫稿卷十二